朱門刼

石岡

(61)

音樂一轉，阿霞就到那一桌去了。

「呀，」陳小超笑眯眯地看着她，「好久不見了！」

「我叫過你不要再上來這裏找我？」阿霞說。

「我不過是來捧場吧了，」陳小超說，「我又不是不付錢的，這也不行嗎？」

「你——還是不要找我的好，」阿霞說，「我不知道怎樣對你解釋好，我祇希望你聽我講一次。」

「那我不找你好了，」陳小超輕鬆地說，「我上來跳舞，總有權吧？」當然他明白她不能解釋的是什麼，就是因爲與她住在一起的是一個有地階級。假如不是這樣的話，阿霞叫他走，他不動手才怪。

阿霞變臉了：「你好像環境不錯。」

「憑什麼覺得呢？」陳小超微笑。

「難道沒有錢開飯的人也到這種地方來玩嗎？」阿霞說。

「哈，你果然進步得多了，」陳小超諷刺地說，「懂得用腦筋了。」

「超哥，」阿霞說，「你近來究竟是幹些什麼呢？」

「跟朋友合夥經營一點小生意，」陳小超說，「去做工是不容易了，有案底，怎麼找得到好工作？自己做老板，就沒有人管你了！」

「什麼生意？」阿霞問道，

「出入口生意。」陳小超說。

「那就好了，」阿霞說着時音樂又轉了，她這一個鐘很快就到時間，她拍陳小超的手臂，「我得轉枱子了，你好好地玩吧！」

她走了，一面覺得陳小超有點奇怪。出入口生意她當然不大懂，但她的客人之中也有不少幹這一行的，而陳小超就不像是幹這一行的，而陳小超就不像是幹這一行的。

陳小超就連打扮都不同的。這是像以前差不多，怎麼會是一個生意人呢？

但陳小超的確相當闊氣，阿霞看見後來他帶了兩位小姐出去宵夜。這當然表示陳小超袋裏果然是有錢，舞廳通常是不賒賬的。

× × ×

陳小超把那二個舞小姐帶到了夜總會中去，喝酒吃東西和跳舞，玩得很狂。後來他對其中一個提議：「不如我先送你走吧，你今晚不要回家了。」

「這也行，」她說，「我要三百。」

「但是——」陳小超說，「我已經付了錢帶你出來！」

「那是陪你跳舞的錢，」她說，「不包括其他，陪你睡覺，當然要另計了！」

陳小超很生氣。他並沒有三百塊錢。

那個女人看看錶：「我也得走了，已經兩點半，你付的錢錢，祇是付到兩點而已，我已經賺送了半個鐘頭！」

「沒你媽的蛋！」陳小超低聲喝道。他生氣得很，不過今時不同往日，他又不敢動手。付錢給女人睡覺，他想也沒有想過，因爲他一向都是倒轉過來的，女人陪他睡覺之外還要給他錢。

那個女人馬上就走了。她也看出在這個人身上撈不到什麼油水的，也懶得在他身上花時間了。

第二個則是比較婉轉。她說，他們還是第一次見面，不好這樣快就談這個。還是下次吧。

「不，」陳小超說，他希望今天晚上。

她說不好意思，他說他一定要，最後她還是一樣。她問，陳小超會給她一些什麼好處呢？又是要錢。

陳小超說事後再談吧，但是她說不行，一定要相金先惠，她明天還得交房租呢。她也看得出陳小超可能根本付不出這錢。

秋家春秋

(467)　巳金

秋霞民不回答她，卻伸手去拿起淑華底雜子輕輕一扯，帶笑地說了一句：「以後不准你再說這種話。」他們走到覺新底房門口，淑華看見門前掛着的幕沛陳艾，忽然伸手把幕撕了一片下來。

「做什麼？三妹，你是不是手癢？」覺民笑問道。

「我動在身上也可以時邪，」淑華做個怪臉，得意地答道，「我們公館裏頭妖怪太多了。」

「妖怪？三姐你看見過妖怪嗎？」淑真信以爲眞，她馬上變了臉色，畏怯地問淑華。

淑華撲哧笑出聲來，她拍了拍淑真底肩膀，說：「四妹，你眞老實得可以了，所以你要喫虧。」

又在淑真底耳邊說：「我說的妖怪，你現在到堂屋裏頭去就可以看見的。」

淑真惶惑地望着淑華，她不明白淑華底意思。琴和覺民已經進了房裏。淑華便開始對着琴談淑英底事，她把她從周氏，從覺新，從琴琴在內房裏說下裙子，然後回到菁房來